

为民服务岂可限号?

陈国江

前不久,外孙就读的江苏某小学,要求小学生都去办身份证。女婿带着9岁的外孙去政务中心公安窗口办身份证。未到上班时间,门前早早排起了长队。大门一开,人们蜂拥而入。谁知工作人员要求大家在机上取号,上午限号只办40个。外孙算是幸运的,排在37号,差一点就办不成。

最不幸的,应当是没排上号的,不得不回家,下午或者第二天再来排队。我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失望、无奈和愤怒。为了孩子们的一张身份证,家长们一定是挤出时间来帮孩子办。有些人说不定是牺牲了全勤奖,请了半天假来的,也未可知。

为民服务为何还要限号?上午限办40个又是怎么算出来的?让没排上号的家长和孩子失望而归,我们的公务人员竟能如此心安理得、泰然自若?也许,一个窗口的一个服务人员,上午办40个,一个小时办10个,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限号服务的规定,或许是

为了避免公务人员累倒在工作岗位上;对公务人员来说,体现了领导的人性化关怀。但对急需服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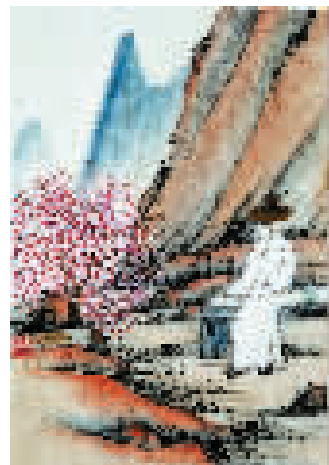
广大群众来说,却是把急难推给了群众,方便的却是自己。

如果窗口服务人员是一名公务员,请问你在宣誓时,是否说过“遵守国家公务员制度,依法行政,廉洁高效,以务实的作风,优质的服务,良好的形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那些窗口的工作人员,有没有看到那些失望的背影?有没有向领导及时反映和反馈?假如那些无奈离去的人是你的兄弟姐妹,是你的长辈,是你的孩子,你又该作何感想?

限号服务,说到底是一种官僚作风,是一种傲慢矫情的懒政行为,是一种自私的本位主义。凡是为群众服务的窗口,理应做到应办尽办——而要做到这一点,根本不难:一个窗口不够,增加一个,两个不够,可以增加三个;人手不够,可以增加人员。退一步说,也可以让那些不急的工作暂缓一下,哪有让群众白跑的道理?

限号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为,于理不通,于情不合,于法无据。然而,某些地方的一些服务窗口、办事部门,却仍在执行限号办理的做法。这种冷漠和傲慢的服务规定,伤害的是群众的感情,败坏的是政府的形象。



●老树画画
看花
老树

周末有点空,进山去看花。待到见了面,不知该说啥。

哈赤伤后身死;就是他,在1627年5月打败了皇太极的四面包围,取得了明清交战史上最辉煌的“宁锦大捷”;就是他,在1628年明思宗朱由检登基的当年,便向崇祯皇帝提出了关于加固国防,5年内恢复关外万里河山的宏伟计划……

然而,也就是这个袁崇焕,却在关外浴血抗清的同时,无数次遭到朝中宦官权臣的攻击、弹劾,以至于一度曾被排挤去职;也就是这个袁崇焕,当他率领“关宁铁骑”日夜兼程赶赴北京城勤王解围时,却被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中了个中了清廷反间计的太监的一面之词将其投入大狱,最后,竟被寸磔处死!

那是公元1630年8月16日,被装在囚笼里的袁崇焕在刽子手的押解下前往菜市口行刑。那一天的北京城奇热,大量的市民怀着对这位“民族败类”的痛恨而涌上街头,他们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袁崇焕,用石块和臭鸡蛋击打袁崇焕——他们不知道,随着这个叫袁崇焕的人被冤死,明王朝最后的一点中兴希望也破灭了。

人奇怪的是,在凛冽的寒风中,有那么一个人,只有一匹马,一口剑,却马不停蹄、面不改色地一直向东北方向疾驰,与撤退中的军民相向而行。这个身体单薄,操一口浓重南方口音的中年人,边走边询问敌情和观察地形,对所经城池、山川、沟壑都逐一做了详细记载,他是谁呢?

这个人名叫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万历年间进士,天启年间新任兵部职

方主事。请不要小看了这位貌不出众的南方人,就是在满朝文武一片议和、固守的声浪中力主出关作战、收复失地;就是他,亲自率兵出山海关二百里,在接应关外难民入关的同时,修筑了宁远城,并从清兵手中先后收复了锦州和大小凌河等地;就是他,在1626年正月的宁远保卫战中,以数千官兵抗击了十万清兵,并重创强敌,重伤了努尔哈赤,致使努尔

我有时是不解的。你看,去岁这个时候,我们在赞美秋天,今年此时我们依然在赞美秋天。往年花开,我们不吝赞美,像是已经无以复加,今年花开我们依旧不吝赞美,还是无以复加。昨日的夕阳,我们刚刚流连赞美过,今日的夕阳,我们还是忍不住流连赞美。

这样反反复复赞美着赞美过的事物,难道我们没有别的、新的事物赞美了吗?这种情况反反复复,明明已经铺天盖地赞美过了,还会有人继续赞美。

前阵子,桂花天南地北地开,赞叹桂花的文章,也地北天南读不完。那香,是见缝就钻,见风就长,那赞美之声,也是俯拾皆是,雨后春笋。拢一拢,只是今岁桂花就已经喝彩如山,年年岁岁,那喝彩更是千山万山。

这些手艺人凭着一副担子走天下。不过他们的手艺也是经过师父传授的,一般学徒要三年,师父给的工资极少,还要伺候师父起居。直到三年期满出师,自挑一摊儿了,处境才会逐渐有所改善。这些手艺人学的工种不同,水平不一。有专门补铁锅的,有补搪瓷器皿的,有补铝锅水壶的,学到的技术、火候各不相同。当然,也有样样“拿得起”的全能手艺人。

锅锅匠是过去的一种特殊行业,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大多生活拮据,一般生产生活中所用的锅碗瓢勺,水缸、水壶、菜盆等等用

回早已安排好的宾馆就宿,而是就在这座雄关脚下,就在一家据说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农人开办的旅社里安歇——不为别的,只想和我心目中的山海关更接近一些。我想感受一些东西,我想倾听一些东西。我想拨开视野里跟时空上的帐幔,去看一看16世纪凄风苦雨中的山海关,看一看山海关本来的模样。

我想听一听马嘶和

山海挽歌(上)

狄青

我看到了390多年前正月的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从关外锦州通往山海关的大道上,挤满了明朝的败兵和难民,他们哭着,喊着,拼命地向山海关内奔逃。因为就在几日前,明朝的辽东巡抚王化贞与清军在辽宁北镇决战,大败而归,全军狂乱奔逃,一连失陷关外40余座城池,山海关遂成为大明王朝腹地的最后屏障。然而,令

我听到了390多年前正月的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从关外锦州通往山海关的大道上,挤满了明朝的败兵和难民,他们哭着,喊着,拼命地向山海关内奔逃。因为就在几日前,明朝的辽东巡抚王化贞与清军在辽宁北镇决战,大败而归,全军狂乱奔逃,一连失陷关外40余座城池,山海关遂成为大明王朝腹地的最后屏障。然而,令

暗示便成为为人处世的重要技能。

精明人与聪明人往往都精于暗示,但水平却参差不齐。精明人的暗示通常较为浅显,若真没有听懂,精明人还会继续暗示。这是因为精明人往往都比较心急,目的性明确,眼光短浅急于求成,暗示最终成了明示,不但效果变差,还会败了人品。聪明人则不同,暗示就是暗示,对方不明白也不急于提醒,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即可,这同样是由聪明人的目光长远所决定的。

其实,暗示只是手段,效果好坏往往由情商决定,而非智商。很多时候,情商高于智商的人暗示的是未来、趋势、方向,而智商高于情商的人暗示的却是等待不及的现在和心心念念的一己私利。

有,围观的人们边看锅锅匠手艺,边七嘴八舌地评论,还互相斗嘴,十分热闹。待一个锅补完,补锅匠就让锅的主人端一盆水来把锅装满,让众人看那锅到底还漏不漏。补锅匠往往以把握十足的口气对大家说:如果再漏,我分文不取!

“铜”是一种用类似今天订书钉的“巴铜子”将破漏的物品重新补好,使器物滴水不漏。从事锅锅的手艺人多来自河南,据说那里从事此类手艺的人非常多,有的全村人都以此为业。

早已经忘了是第几次站在这山海关城楼上了,仅就最近几年而言,我到了这里三次,每一次登这座城楼的感觉总是不同,不同在哪里呢?角山还是那座角山,雄关还是那座雄关,只是不知怎么,总感觉眼前的一切似乎有些过于修饰,也过于现代了。实际上,作为人文古迹,一旦成为旅游观光的胜地,那么,它所拥有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便会在不知不觉中萎缩,而让位于日益膨胀的时代需要,山海关也应算作是一个这样的例子。所以,当各种各样的建筑设施如耐活的树林一般在山海关内外竞相疯长,人们便也就越来越远离了那个战鼓声声和马嘶阵阵的山海关,只剩下一个地理和观光意义上的山海关了。

所幸的是,于我而言,来山海关肯定不是为了留几张照片或者买一件印有“山海关”抑或“天下第一关”字样的背心套在身上,我所关注的还是这山海关城墙的一砖一石所见证的战争的惨烈和无情,及其由此演绎的历史的偶然和必然。

在那一个晚上,我没有

暗示是件烧脑的事,需要双方心有灵犀双向奔赴,否则就会成为一个笑话。可惜的是,现实生活中,因为暗示闹出的笑话并不少。究其原因,一是暗示得太隐晦,二是领会得不确切。

需要暗示的事情,一定是因为某种原因无法明说。或因利益纠结,或因人情缠绕,明明不好开口,却又不得不说,于是只能想办法给予暗示。暗示是一种提醒,提醒对面的人话中有话,暗示也是一种指引,指引对面的人找准方向。

成年人的世界里,暗示其实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毕竟,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思虑周全,眼光长远,要将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隐患尽量消灭殆尽,要学会用合适的方式付出最小的代价达成某个目的。此时,

暗示

石子功

锅锅锅碗锅大缸

杨伯良

过去,在静海一带经常可以看见挑着挑子的补锅匠走街串户,有的在挑子上挂一面小铜锣,不时地敲打着,有的还用清凉的嗓子吆喝:“锅一锅一锅一缸一嘞——”铜锣声或吆喝声一响起来,老太太小媳妇就从胡同里走出来,手里拿着破锅烂碗。补锅匠找一宽敞地方把挑子放下,众人便围起来,于是,便有一阵子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各种声音都

脚和路

江北汉

从一定程度上说,是脚塑造了路的形象。因为“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规范了脚的行为。路在脚下得到延伸,而脚就有了前行的方向。路,懂得感恩,再重的脚踩踏下来,路都默默接住,从不会喊疼或拒绝。路,用崎岖来考验脚,脚却一往无前去探索。路,以泥泞去挑战脚,脚会义无反顾地跋涉。再难走的路铺在面前,脚都能踩踏前行,将一切的崎岖之路走成康庄大道。脚的理想总是很远,远在路的尽头——而路的尽头,会有另一条路。毫无疑问,那里有谜有鲜花,心血和汗水也会洒满一路。不要说路很远很远,再远的路,脚都能丈量;即使所有的路都走到了尽头,脚也可以让路继续生长。

星期文库

县城旧事散忆之四